

陳慧瑛

散文自选集

当代名家散文精品文库

百花文艺出版社

SANWENZIXUANJI

陳慧環

散文自選集

ISBN 978-962-01-104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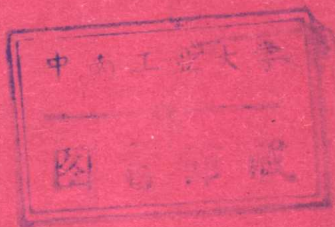


0789625

陈慧瑛

散文自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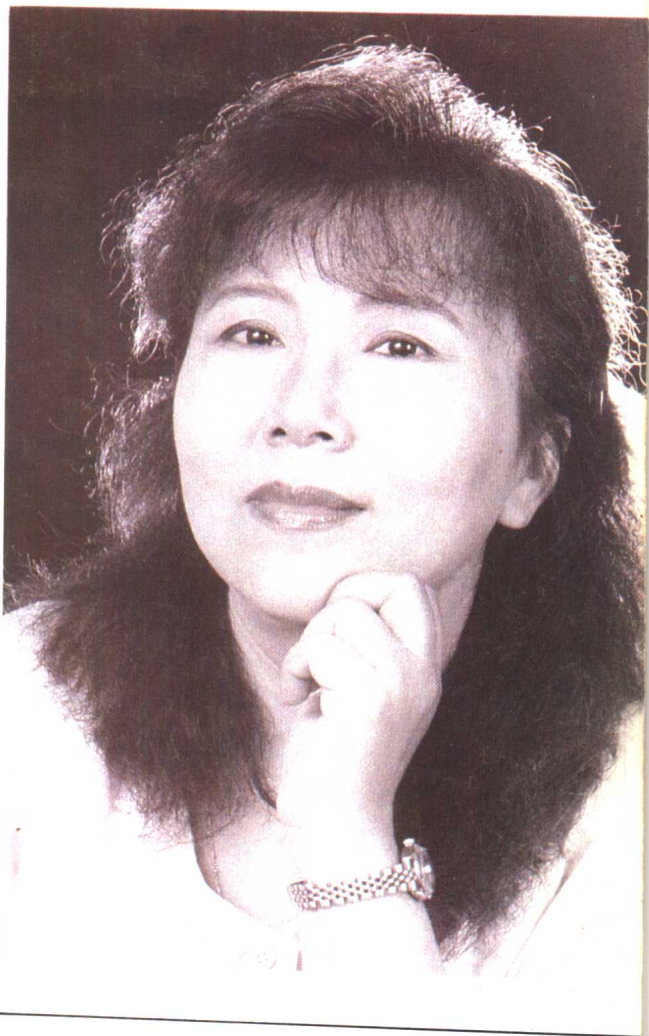
陈慧瑛散文自选集

陈慧瑛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9 1/2 插页 6 字数 185000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06-1820-2/1·1612

定价:15.80元



陈慧瑛

1989.10.9

自序

我喜欢散文，散文之宽宏大量，天文地理山川家国人物无所不包，散文之独具个性，非“我”莫属，无“我”不在。诗歌可以朦胧，散文务必坦诚；小说可以主观，散文必须客观。于诗歌小说之中，未必能够尽窥作者心路虚实，而读散文篇章，写乎人品风貌大抵一目了然。

散文虽离不得“我”，而情真意挚的佳作会叫人浑然忘我，散文脱不开写实，但潇洒飘逸之美文可令人陶然忘机。忘我是一种境界，陶然是一种情怀，尽管散文给人的忘我境界陶然情怀在时光之河里只是转瞬，然而那瞬间的陶冶有时可以烛照你漫漫的人生可以规矩你一世的方圆。

由于家庭文学氛围的濡染，加之自身选择的文学专业，从求学时代至今，我读过不少的古今中外散文名篇，其中难以忘怀的如庄子的《逍遥游》、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归有光的《寒花葬志》以及后来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背影》、郁达夫的《故都的秋》等等，其中或汪洋恣肆、纵横排宕，或严峻峭拔、抉剔世情，或超尘脱俗、飘

飘欲仙，或凄惻缠绵、催人泪下，或寓庄于谐而以小见大，或貌似清淡却语语含情。这些散文大家之作，或出世、或入世、或入世无门而出世、或出世之后犹思入世，但不管如何，对江山的一份爱心，对人生的一份挚着，皆真情流溢、动人心弦；至于语言的字字珠玑，神韵天然，则是读千百遍仍回味无穷。

中国散文的优秀篇章给了我知识也哺育了我的思想，那一种潜移默化的教益，滋润我的文思也营养我的生命。

当然，“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身。”倘若没有几十年的风萍浪迹坎坷生涯爱恨悲欢尘世风雨，也就无法成就我后来的人生感悟、生活积累和智慧的灵光。这一切是我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地热爱散文天地并涉笔散文创作的缘分与基因。

我以为写散文贵在真诚，美在潇洒，真诚方能感人，潇洒才可脱俗。于是我以“吾手写吾心”自励，力诚虚妄矫饰，务必以诚感人；行文崇尚行云流水，意到笔随，意尽笔止；修辞追求婉约天然、优美清新，摒弃陈言。十年来，我肩挑双担——一肩公务，一肩创作，生命之分分秒秒，都在呕心沥血、艰难拼搏中度过，当初青丝如鉴，而今鬓染微霜，几分耕耘，几分收获，终于有了近五百万字的文字问世，幸有京、津、沪、穗、蜀、湘、台、港及故乡福建等各地出版界师友热心栽培，前后为我出版了14部散文集子（其中二部与人合集），为我艰辛的创作生涯留下一串淡淡的脚印。

长期以来，百花文艺出版社对发展散文事业做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垂青，让拙著有幸列入这套“当

代名家散文精品文库”之中。这本选集是我十五年散文创作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敝帚自珍，我当然分外爱惜。

时值盛夏，当成群鸥鸟挟着淡蓝的海风飘过我的窗前，检点逆旅、细数年华，悟往者之永逝，思来日之可追，感人生苦短、日月难留，唯孜孜不倦、自强不息，以求到了人生之秋能将几页素笺、数百铅字留作生命之泥爪，否则春梦无痕，岂不枉来人世一游？

谨将此书献给教诲我的各位师长、关怀我的旧雨新知，以及与我的作品结缘的读者诸君，多少年来，你们给予我的厚爱永远是激励我前行的甘泉和佳醪！

一九九四年八月
于厦门 绿邨书舍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辑 梦痕心迹

参星与商星	(3)
相思岬	(9)
梅花魂	(12)
良 宵	(19)
无名氏	(26)
古老的月亮	(30)
人 情	(40)
致亚娜	(46)
古色古香的南音	(51)
寸草心	(55)
一串风铃花	(61)

第二辑 旧雨新知

竹叶三君	(69)
旧 邻	(76)

冰城之遇	(80)
相 识	(86)
劲松三刘	(90)
郭风剪影.....	(103)
淡淡的哀愁.....	(110)
芳草天涯.....	(115)
永远的冰心.....	(124)
倩 倩.....	(136)
旅 途.....	(151)

第三辑 故国山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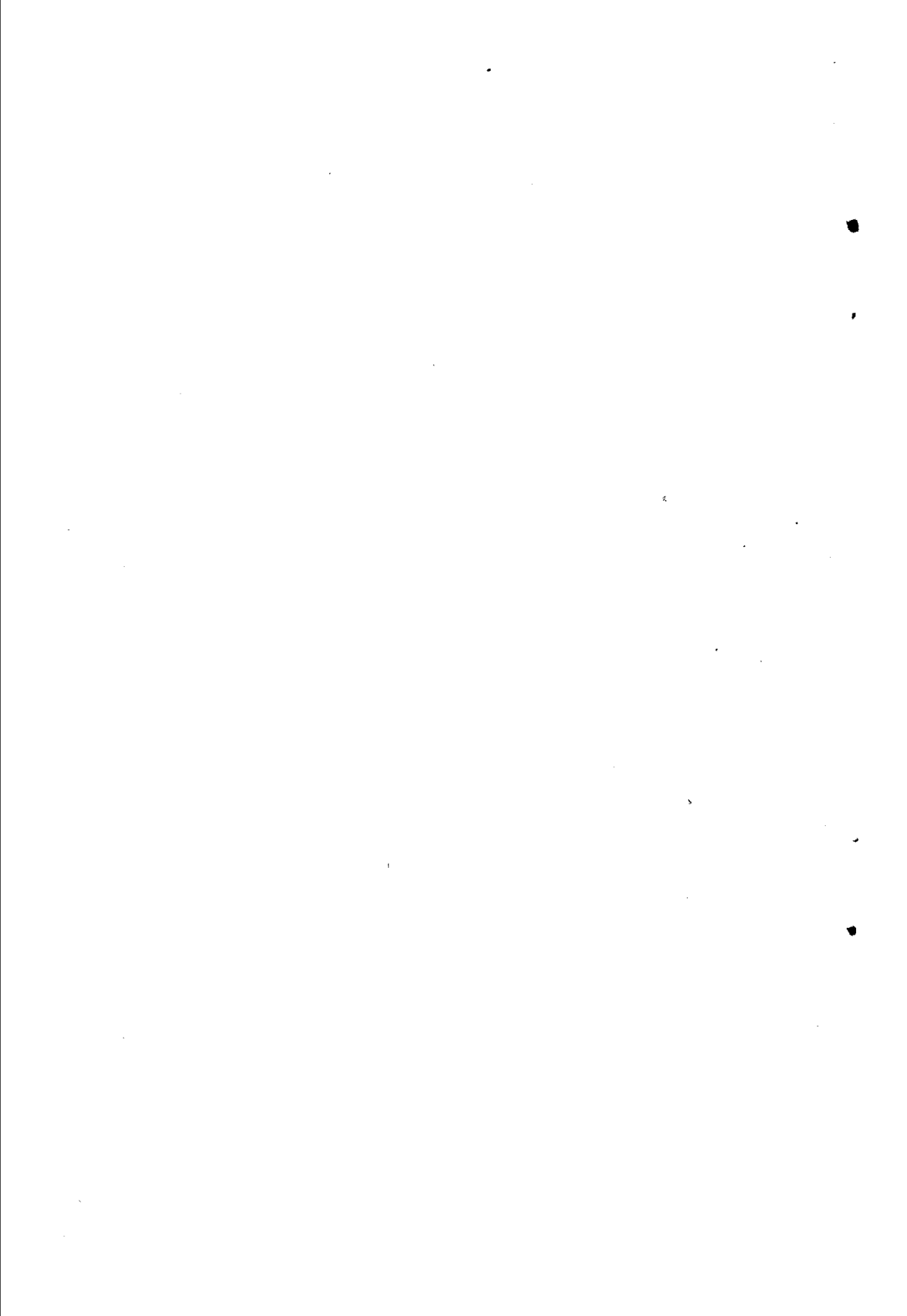
迷人的诗魂.....	(161)
武夷山写意.....	(165)
长城留墨.....	(170)
夏都随笔.....	(175)
匡庐三夜.....	(188)
滁州月.....	(194)
江州行.....	(203)
吐鲁番的月亮.....	(208)
山水七题.....	(216)
哈尔滨风姿.....	(222)
剪剪春雨话金陵.....	(228)
琼岛之恋.....	(238)
难忘三亚.....	(242)
三角梅赋.....	(248)

第四辑 异域情思

静夜思.....	(253)
寄 远.....	(256)
星洲如梦.....	(260)
狮城琐忆.....	(269)
难忘碧瑶.....	(272)

第一輯

梦痕心迹



参星与商星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杜甫：《赠卫八处士》

如果没有这次偶然的邂逅，也许，他会像一颗陨落的流星，永远消失在我记忆的天幕上……

暮春三月的一个星期天，满街裙带飘香，一城花光照人。我带着女儿小眉来到松杉园。远远地，便见一位身着咖啡色西服、华侨模样的青年“绅士”正对着喷水池里的白鹭拍照。走近了，恰好那“绅士”也转过脸来——啊！是他？两双眼睛——他的和我的，同时凝然不动。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先启口。

“上礼拜，乘‘鼓浪屿号’——你调回厦门工作了？”他的眉宇间，透着惊喜，亲切地抱起小眉。我们信步往万石岩山上走去。

满山相思树，错落成林。

“记得吗？这片相思，还是我们当年种下的！”他望着我。
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三月植树……

那时，我们正上高中。他十六岁，我十四岁；他是侨属，我是侨生；他当学习股长，我当语文科代表；他享有“小爱因斯坦”的盛名，我呢，同学们昵称“小冰心”；他的理想是当科学家，我的愿望是做文学家。在班级里，我们都是佼佼者，学习优良，“抱负”远大。人以群分，自然而然地比较接近。

每当夕阳西下，钟声催晚时分，我背着书包，独自沿着两旁长满合欢、紫薇、夜来香的深田路漫步回家，往往可以听得一阵轻微的沙声滑过背后，在身旁戛然而止——本能告诉我，是他！这时候，他一定下了单车，陪我缓缓地穿越大街小巷，走回家去。

一路上，我们总是漫无边际地讨论：从罗浮宫的绘画到荷马的史诗；从牛顿的苹果到法拉第的脑容量；从云岗石窟到司芬克斯人面狮身像；从嫦娥奔月到人造卫星；从干打垒到薄壳建筑……他是一位聪颖、深沉而博学的人，在我蒙昧的少年时代，曾给过我许多智慧的启迪。

可是，我们也经常因为意见分歧争得面红耳赤。比如，对于报纸上的每一个铅字，我都不容置疑，他却说：“报上的话，也不一定都可信，有真话，有夸张，也有假话”；我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比外国好，他却说：“也不见得，西方的科学水平就比我国先进！”在这种时候，我便觉得，我们的心，隔着一一条河。

但不管怎样，我们是班上人人羡慕的好朋友。

经过了决定人生去向的紧张的高考阶段，他考上了上海一家著名的工科大学；我录取于故乡一所综合性高校。怀着七分喜悦三分惆怅，我们匆匆握别各奔前程。从此，黄浦滩头的鸿雁，频频飞来鹭水之滨。

两年后，文革开始了。原来担任系学生会主席的他，因出身华侨资本家，连参加红卫兵的资格也没有。“一月风暴”刚过，他便神色黯淡地回到了家乡。

在低气压的日子里相逢，彼此都郁郁寡欢。

“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你怎么回家当隐士来了？”我责问他。

“什么群众运动，运动群众罢了！”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怎能袖手旁观？”我生气了。

“怕是革文化的命呢，多少文明被摧残了！”

当时，我虽不是造反派，更不是闯将，但对文化革命的正确性，是深信不疑的。他的话，听了多刺耳！我们失去了共同的语言，彼此倦眼相向，意趣索然。

六十年代后期，我们终于毕业了。我上了太行山当农民，他去到湘江畔做木匠。几年里，山山水水隔离了我们。

七二年秋天，我们在故乡的车站不期而遇。

他告诉我，打算申请出国，问我意见如何。经历了多年的风吹雨打，我比较成熟了，但对他的决策，我仍感到意外：

“为什么要离开祖国呢？”

“直接的理由是继承财产。真正的想法是希望出去学点东西——目前国内，读书有罪，学非所用，千里马绑在将军柱上！当然，我还会回来的，离开祖国不是我的愿望。”

我沉默。

“我还想邀你一道走呢——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必须拿外国先进的技术为我所用，我们的国家才能兴旺发达。闭关自守是不行的！”

他的话，我并不以为然。但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不欢而散。

离别前夕，他约我到海边谈谈。我们坐在沙滩上，半规明月，一天星斗，海正涨潮，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咸味和不知名的花香，时有夜渡的水鸟贴浪滑翔……故乡的秋夜轻盈似梦，我却心重如铅。

“记得吗，天蝎星座在哪？大熊星座在哪？”他希望我像少年时代一样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我仰望星空，噤口无言。

“我们是天上的两颗星，对吗？”他柔和地望着我。

“是的！”我淡淡地回答。

“织女星和——”

“不！参星和商星。”

“为什么？”

“有一段难越的距离，横亘着我们！”

他垂下头，眼中落下一颗小星星。

次日，我们又离开故乡远走天涯。虽然，彼此仍时有青鸟往来，但也止于朋友的通信而已！鉴于他对社会、对现实的看法过于尖锐、冷酷，与我当年那种一片丹心、满腔赤诚的书生意气、赤子肝肠互不吻合；鉴于他那豪富的华侨之家、威风的洋楼、势利的亲戚，与我冲淡的情怀，桀骜的性格大相径庭，我们之间，终于无法逾越“友谊”这一命定的界限。时光老人把我早年生命的朝霞，都撒向了洁净的友谊天穹。

不久，他出国去了。头几年，逢年遇节，都有华翰万里远来殷殷探询。“道不合，不相与谋”，我只字未复。后来，我调